

生活
百味

苍蝇馆子



老酒

馋精，十八只眼睛。老酒逛街，经常十八只眼睛搜寻：哪里有传统美食的地方，可以坐坐吃吃。今天转到长兴街果品批发市场，发现里面有家饭店，很像老早的馆子店，就进去吃饭了。

店堂布置，浓浓的沙地风味。店中央一条横幅：娘舅娘舅，吃酒像漏斗。东墙几条启东俚语：滴熟老番瓜；鸡皮不搭鸭皮；嚼不断的菠菜根……大圆台、小方桌、纺纱凳。

老酒看了看菜品，都是本地土菜，很对胃口。红烧边丝条、花生米各拿一盘，又点了一份炒青蚕豆。准备要一瓶黄酒时，看到“老白酒、麦饭、醋冷水免费”的友情提醒，就到酒坛里吊了两吊子老白酒，搪瓷杯里正好一杯。坐到10号桌，浅斟慢饮。

邻桌是两个上海老哥。老酒伸长脖子，看看他们吃什么菜。原来是生炝红芒子、茨菰红烧肉、青椒炒大肠、荠菜粉丝汤。

他们起身要走的时候，老酒过去敬一支烟，问：“你们怎么找到这里吃饭的呢？”老哥回答：“阿拉来启东钓鱼，正好刷到这家苍蝇馆子，就找来了。滋味真不错。”

店主老黄看见了，过来跟老酒聊聊。他说，这里做的菜大多是家常菜，比较便宜，也比较入味。小年轻不想吃外卖的，喜欢来坐坐；上了年纪怀旧的，喜欢来坐坐；亲朋好友小聚，也喜欢来坐坐。顾客大多是本地的回头客。老酒笑着回答：“我是第一次来，以后还要过来坐坐的。”

老酒又吊了两吊子老白酒，但实在不好意思第三次去舀酒。比老酒晚来的五六桌人都吃好离席了，老酒总不能从潮涨吃到潮落吧？

哪位爱喝老白酒的，下次一起去这家馆子店，老酒请客。



由火技传承想到的



彭常青

当千年非遗火技在狼山夜空绽放出橘色焰光，我看文明的火种在当代匠人雷波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名来自中原腹地的非遗火系代表性传承人在狼山新春首届灯会上，以0.3秒间隔的精准火舌，将人类突破自我的永恒命题镌刻在苍穹之上。每分钟182次的喷火频率，不仅是技艺的极限挑战，更是文明传承者向星辰大海抛出的时代宣言。

在传统技艺面临冲击的当下，雷波的创新之路如同敦煌壁画中飞天手持的莲花，既保持古典韵味，又绽放时代光彩。他将烈焰化作文明的笔墨，在星空的宣纸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《蒙娜丽莎》。这种



达·芬奇式近乎偏执的精益求精，让古老火技在文明图谱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系。

在飞溅的火星中，我看文明演进的密码。王羲之池水尽墨的执着、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的淬炼，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理：真正的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标本保存，而是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裂变新生。雷波用烈焰撕开的不仅是夜空的帷幕，更是传统技艺的舒适圈。当火焰刺破黑暗，我们

看到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，更是文明基因在突破边界时迸发的璀璨光芒。

站在狼山之巅眺望，灯火与星光交融。雷波的火焰不仅照亮了夜空，更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种。当敬畏传统的虔诚与突破边界的勇气在文明坩埚中融合，每个平凡个体都能成为文明长卷的执笔者，用生命的热度描绘属于这个时代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或许，这就是非遗传承最动人的模样。

乐活
人生

花心



李爱婷

春冷冻死老牛的天气，陪娃在公园儿童区“上蹿下跳”。看到坡头有梅，围着赏梅的游客也挺多，香气一阵一阵随着寒风飘过来，幽幽地勾人；不远处，篮球场上，大小伙在奋力打球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图。

走向土坡，梅花近在眼前，掏出手机拍上几张，梅花粉艳艳的，包裹在薄薄花瓣里纤细白嫩的花蕊犹如“万箭齐发”，非常有活力。想起周华健的那首《花心》：“花的心藏在蕊中，空把花期都错过……”

梅花让初春远离了萧瑟，梅花火烫的颜色、繁茂的朵儿和特有的幽香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积极性。



再见，报刊亭



丁维香



散步，看见路边的报刊亭。先是惊喜，如今还有报刊亭真是难得；走近一看，那模样怕是早已废弃，有些怅然若失。

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些遍布大街小巷的报刊亭不经意间就慢慢地落寞、消失了。然而，陪着我们长大、变老的报刊亭，收藏着我的青春和记忆，还有无数个相随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年轻的时候，收入有限，每年订、买报刊的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学校大门对面有一家报刊亭，我经常没课的时候就去蹭报纸

看。光看不买，次数多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亭子的主人并不怪罪，也许都是爱书的人，有惺惺相惜之情吧。当年的学校已搬迁，学校门前的报刊亭也早就不存在了，但是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善良和温情，都不会被遗忘。

在纸质时代，小小的报刊亭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，传播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讯息，也传递着日常生活的一份温情。它们是迷人的城市风景，也是我心灵的一处精神花园。报刊亭，真的舍不得跟你说再见！

割芦苇



龙水

立春后的一个中午，我下班回家。妻子提议，一起到沟边割芦苇。接受了任务的我穿上雨靴，跟着妻子，拿着磨得锋利的镰刀下到沟边，摆开了阵势。

过去，芦苇是个宝，农家不可少。建房搭棚、编织家具、烧火煮饭，都离不开它。到了秋冬，家家抢着下河收割成熟的芦苇，河岸被捯饬一新。多年后，告别了历史使命的芦苇似乎成了农村多余的植物。割芦苇



往下揪，这样芦苇瞬间折断，省时省力。

“嚓嚓”声、“啪啪”声仿佛是一曲美妙的音乐，令我俩你追我赶。过去割50米长的芦苇要花上一天时间，现在只用两个小时就收割完，捆好运回家置到了柴火堆里。业精于勤，行成于思。从妻子收割芦苇的窍门中，我找到了这句话的真谛。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